



臨洮 文史資料

L I N T A O

(总字第四期)

W E N S H I Z I L A O

第二期

政协临洮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科主编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日

编者按：

李镜清先生，生当辛亥鼎革，旧民主革命肇始时期，他胆识卓越，论事果断。观其在甘肃临时议会任内荦荦大者：如撤退甘军进攻陕西光复军；折冲樽俎，和平解决秦州独立问题；平息兰州炮兵营哗变等，前露头角，即显示出其锋芒不凡。惜乎昙花一现，惨遭杀害。宜乎秦州人民哀其死，馈赠“陇上伟人”匾额，醴汇白银千两专建祠堂；炮兵营高呼“拥护李议长作都督！”

赵颂尧同志，搜沉索隐，以现存当时史料，稗史遗闻，写成《李镜清与甘肃省临时议会》一文，以铁的例证，叙述了甘肃议会不同于其它各省附庸官廷的咨议局；李镜清南走巴蜀，北上东北，其思想演变过程；在省议会的各项建树，以及和官僚政治的斗争；最后官僚当权者挑拨离间，演成一幕悲惨的暗杀惨剧。文章逻辑严明，笔锋犀利，为一篇难得的翔实史料。

李镜清与甘肃省临时议会

赵颂尧（中共甘肃省委党校讲师）

一

甘肃省临时议会与其它各省的民初议会不同，不是由清末咨议局直接演化而来的。

甘肃是一个政治、经济均十分落后的边陲省份，交通闭塞，地瘠民贫，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民族资本主义直到清末才开始出现，民族资产阶级尚未成长起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一直未能得到广泛传播；革命形势远远落后于内地各省，早在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之时，独甘肃因无留学生，而没有代表出席。1906年虽在日本东京成立了陕甘同盟会支部，但成立甘肃同盟会的计划却始终没有实现。陕甘同盟会支部负责人井勿幕等人虽在甘肃有过活动，但在组织发展方面也没有形成一支力量。1910年前后，一些内地革命志士陆续来甘活动，但因力量有限，革命工作局面终未打开。

事实上，在甘肃不仅革命力量薄弱，就连立宪派也并未形成一般政治力量，以致咨议局的议员，全为纯封建性的地主豪绅。因而甘肃咨议局不但未能象别省咨议局那样，在打破专制局面，带来民主气息方面起一点进步作用，在训练人民运用民主武器方面起一点启蒙作用，而且完全成为甘肃反动当局的驯服工具和应声虫。当1911年12月清廷诏征国民对于政体的意见时，甘肃咨议局议长张林森竟伙同陕

甘总督长庚，准备将力主共和的王之佐等四人处以死刑。(1)并盗用甘肃人民名义致电北京坚决反对共和。他们为专制制度狡辩说：“查我中原民族，休养于专制政体之下者千余年，服教畏神，久成习惯。倘躐共和一阶，则民情惶骇，谣诼纷乘，草泽英雄，何胜指数。”声称如能“确定君主立宪政体，某等自当唯命是从，共襄新政。倘力持共和主义，则某等虽至愚极弱，实万不敢随声附和，……遥戴皇灵，决不承认共和主义。”(2)直到1912年3月，在清帝已经退位，甘军攻陕失败，革命党人酝酿起义，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情况下，甘肃咨议局议长张林藪才以甘肃民众代表身份同代表甘肃官绅的代理布政使赵惟熙，共同致电北京承认共和。

袁世凯接甘肃承认共和电后，立即任命领銜发电的赵惟熙为甘肃都督。赵惟熙，江西南丰人，曾任宁夏知府，甘肃巡警道，后代理甘肃布政使。他是一个顽固的封建官僚，一向仇视革命，反对革命。陕西光复后，他积极主张并支持甘军攻陕。当时，甘肃因财政拮据，餉源枯竭，先后两任布政使刘谷孙、俞明震都因是辞职。赵惟熙接任时，藩库只存银50两，为维持攻陕战争，由藩库出借据向四家山西票庄借银四十万两。(3)赵惟熙本不知共和为何事，但因领銜承认共和，摇身一变而为甘肃都督。赵惟熙的擢升，引起了甘肃立宪派人士的不满。但由于甘肃资产阶级立宪派未能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更未能控制咨议局，所以他们无法把甘肃咨议局变为进行应变和政治投机的现成工具，但他们也不甘心甘肃的实权落入封建顽固派赵惟熙等人手中，于是立

完派人士俞明震便通过其学生水梓，联络甘肃地方开明人士和进步力量，积极筹组甘肃省临时议会，企图利用省议会这一“民意”机关来监督行政，限制都督权力。(4)

由于甘肃咨议局议员在甘肃承认共和后，纷纷散归，至此甘肃省临时议会实际是吴起炉灶，由水梓等人联络在兰州各地士绅筹组。在筹组过程中，临时议会议长人选久不能决。原咨议局议长张林徽，副议长刘尔崃皆因曾通电反对共和恐遭物议而以“不了解国体为辞”，表示不过问政治。而其余诸人又难孚众望。于是，水梓、王之佐等便派人将辞官返里的临洮人李镜清迎接来兰相商。1912年3月下旬，甘肃省临时议会在兰州文庙教育会地址（今兰州市二甲）举行成立大会，推选李镜清为议长，刘尔崃、张林徽为副议长，议员有王之佐、水梓、邓宗、邓隆、聂守仁、慕寿祺、马福祥等三十多人。因当时尚无统一的会议规章，乃自定章程，开始办公。

二

在新成立的甘肃省临时议会中，原咨议局绝大多数议员落选，而不少开明士绅、进步人士，甚至一些革命党人被选入内，特别是选举了思想倾向进步，办事干练果断的李镜清为议长，这就决定了甘肃省临时议会能以与甘肃咨议局迥然相异的面貌出现在甘肃政治舞台上。

李镜清（1872——1912年）字鉴亭，甘肃狄道（今临洮）人。清光绪丁酉年（1887年）以优廪生考取拔贡，次年朝考一等分发四川。在四川，李因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有“功”，被擢升为知

县。先后主事蒲江、江安、合江、犍为等县。当时外国传教士为非作歹，不法教民狐假虎威，横行乡里，一般地方官吏慑于教会势力，遇有民教纠纷，往往枉法以徇，袒教抑民。但李镜清却能秉公执法，对作恶多端的不法教民，严惩不贷，甚至传教士亲往说情也置之不理，不为所动，以此触怒主教，几乎以“仇教”问罪，由是声名大著。“全川服其胆识”。丁未年（1907年）李镜清被调往云南总办巡警局兼全省管务处。不久丁父忧返里。宣统元年（1909年）起，调任黑龙江巡防右路统领和奉天巡防左路统领等职。当时在东北日俄虎视，强邻肆侮，内政外交情况复杂，处理稍疏，就会丧权辱国。但李镜清在职内处置适当，防患未然，使日俄无隙可乘，清廷传旨嘉奖，官加二品。革命党人兰天蔚时任陆军第二混成协统领，驻奉天（今沈阳），与李镜清过从甚密。李受其影响，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当时，清廷正玩弄“预备立宪”骗局，资产阶级立宪派见清政府毫无诚意，十分不满，于是采取联名上书的办法，请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在全国掀起了请愿高潮。李镜清受这股潮流推动，公开支持东三省的请愿活动，同时极力怂恿东三省总督锡良上书。1910年10月，由锡良领衔，计有18个总督、巡抚、将军、都统联名上奏，呈请立即设立内阁，明年召开国会。锡良因此触怒朝廷，被黜调他职。而赴京请愿的东三省代表也被押解回籍。李镜清见此情形，大为伤感，忧愤之下，辞职赴川。此时，四川保路运动方兴未艾，曾与李镜清同事锡良手下效力的四川总督赵尔丰，欲以李镜清为新军统领镇压保路运动。李力辞不就。不久，

武昌起义爆发 李镜清返回甘肃。(5)

李镜清回临洮后，对地方自治十分热心，被推选为甘肃省临时议会议长后欣然就任。

甘肃省临时议会议员来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多数为倾向进步的开明人士。他们之中有在外地加入同盟会后返甘的革命党人；有留学外国和外省，受革命思想熏陶，因而思想比较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有长期以来接触西学，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开明士绅。如临时议会发起人之一的王之佐（张掖人）。1904年前往日本东京、大板等地考察教育，即加入兴中会，后成为同盟会会员。归国后，曾参与徐锡麟、熊成基起义之谋。事败后回兰，在甘肃官绅讨论政体问题的会上，王之佐与甘肃进步知识分子慕寿祺、邓宗等人力主共和，并致书咨议局议长，要求承认共和。几为甘督长庚杀害。时王之佐谋得总理廷威军文案。在力争共和受挫后，便运动廷威军炮队队长梁国璋拟于除夕起义于兰州，后闻清帝退位而罢。(6)临时议会另一发起人水梓（榆中县人），前清秀才，在甘肃文高等学堂毕业，以拔贡出身继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影响，思想进步，筹组甘肃临时省议会颇为得力。又如临时议会议员段白清，其毕业于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别科。辛亥革命后，曾任甘肃《大河日报》主笔，因反袁被捕入狱一百天。(7)虽然临时议会的议员们的思想觉悟有高低之分，他们的阶级利益也千差万别，但在全国革命潮流的推动下，汇合到一起，逐渐地聚成了一股进步势力，并在临时省议会中占

了优势。他们凭借省临时议会这块阵地，以实现宪政，振刷甘肃政治相号召，同甘肃封建顽固势力展开了一系列颇具声色的斗争。

省临时议会在李镜寰的领导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提案，并解决了一些棘手问题。择其要者，计有：

(1)向全省公开宣布甘肃承认共和；

(2)咨请甘肃都督“速即调回攻陕甘军，并于每月的裁一，二营，一年裁尽，以节餉糈”；(8)

(3)提议维持回族宗教，“省议会为消弭战祸，联络感情起见，拟将前清之禁令一律取消，汉回处于平等地位”；(9)

(4)和平解决秦州（今天水）的独立问题。

(5)调处炮兵营哗变事件。

(6)倡议进行宪政教育。鉴于甘肃落后闭塞，“官绅不知宪政为何物”，临时省议会对官绅进行短期培训，即“于法政学堂设一宪政研究会，延访深通政法之人员将各国宪政解说明白，每日限三、四小时，无论官绅皆可入会听讲，一月毕业，给以证书”；(10)

(7)提议对本省“官吏严加考核，分别汰留”，以期做到“量能授职”；(11)

(8)建议省政当局选派“汉绅及回绅之有重望者给资出洋考察”；(12)

(9)提出“注重中小学教育”的提案。

(10)建议开设报馆，启迪民智，并通下情；

(11)“议免各行供应，以经理财政，轻弊恤民为急务”；(13)

12 弹劾甘肃都督赵惟熙

甘肃省临时议会，名义上虽然同咨议局一样，仍是一个议论机关，所通过的议案也多未付诸实行；但是，它毕竟给了甘肃开明士绅，进步力量以指陈省政得失，兴革各端的合法场所，给了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以较一般舆论更为有效的冲击，在维护群众利益，阻遏封建顽固势力的倒行逆施方面，起了一定作用。特别是临时省议会，对封建顽固势力的黑暗腐朽的专制统治的揭露，使赵惟熙等人的庸劣无能，贪赃枉法以及回族军阀飞扬跋扈，横行无忌，鱼肉人民的罪行得以暴露于睽睽众目之下，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识的提高。同时，开明士绅得以利用这一合法机构和集会，相应地扩大自身的活动能量，渐次形成有组织政治势力。这一切，当然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他们以百倍的疯狂向民主势力进行反扑，不仅封闭了甘肃省临时议会，而且对李镜清也举起屠刀。

三

1912年7月17日晚，李镜清被回族军阀马安良指使派去的暴徒刺杀于临洮家中。

李镜清的被杀，从现象上看，是回族军阀刺杀了汉族的临时议会议长，是汉回矛盾的产物。其实是甘肃封建顽固势力的总代表赵惟熙借马安良之刀剪除了政敌。

赵惟熙何以要借刀杀李？这正如恩格斯所说，“主要人物是—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

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出的。^{①④}

武昌起义后，甘肃拒不承认共和，并兴兵攻陕，直到清帝退位后近一月，甘肃顽固势力才打出共和旗号，并把原甘肃代布政使赵惟熙推出来代都督。对此，临时省议会以“甘肃种族复杂，幅员辽阔，又当新旧过渡之时，恐非文治派所能胜任”为白，密电袁世凯，要求将“才堪机警，胸有甲兵，官甘有年，汉回悦服”的原甘肃何州知府，陆军学堂总办，后任新疆统领，“现署新疆都督杨增新”任为甘肃都督。^{①⑤}这表明了临时省议会从一开始对顽固派官僚赵惟熙投的就是不信任票，从而播下了赵、李矛盾的种子。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因政治代表袁世凯为了彻底窃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处心积虑地在各省物色和安插自己的爪牙，一贯仇视革命的甘肃顽固官僚赵惟熙适当其选，因此袁世凯复电拒绝甘肃临时省议会之所请，坚持任命领作承认共和的赵惟熙为都督。紧接着，袁世凯又委以下前清官僚任甘肃要职，俞明震为甘肃提学使，何奏箴为提法使，张炳华为劝业道（后调为都督府内务司司长），洪廷祺为高等审判厅长，金永荫为西宁道尹，赖恩培为署巡警道，彭英甲为甘肃布政使，以致甘肃承认共和后，宣统之年号如故，政纪仪节如故，军队不整如故，财政不理如故，揽权纳贿任用私人，无一而不如故，尤甚者，压制舆论，搜捕党人，野蛮更甚于前。^{①⑥}第一回合的较量，封建顽固势力占了上风。

但是，在解决秦州独立问题上，赵惟熙的威势受挫。

秦州起义是由同盟会会员黄钺领导的，黄钺于1910年受同盟

会派遣来甘，和议举事。陕西光复后，黄钺曾力阻长庚对陕用兵，无效。他便请求率军一支布防秦州，得允。清帝退位后，长庚升允秘而不宣，且仍决不止。黄钺“念陕甘之兵一日不解，即共和之局一日不定”，^{①⑦}遂在与川陕革命军取得联系后，于1912年3月11日起义于秦州，建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并颁布了一系列革命措施。3月15日袁世凯将领作承认共和的封建顽固派赵惟熙任甘肃都督。赵惟熙恐秦州革命政权的建立，不利于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一方面借口兰州承认共和在秦州独立之前，连电袁世凯，对黄钺肆意诬蔑攻击，希图借袁之威权迫黄钺取消独立。另一方面调兵遣将，对秦州进行围困，准备诉诸武力，将革命政权淹没在血泊之中。黄钺针锋相对，一面严密布置城防，昼夜巡巡，构筑工事，誓决一死战；一面电致袁世凯、黄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对赵惟熙的攻击，责难进行辩驳。尤其对兰州承认共和和秦州起义时间的先后反复辩白^{①⑧}其实，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时间的先后，而在政权的实质。赵惟熙承认共和的时间即使再早一些也是假共和，不能与甘肃军政府同日而语。袁世凯要的就是封建的反动政权，所以他以甘电到京在秦州独立之前为借口，指责黄钺“擅用甲兵，自称独立，是有害公安，动摇国体”，诬蔑黄钺“阳假党人之名，阴遂阵兵之计，……为一人之横恣，添无益之诛求。”^{①⑨}袁世凯、赵惟熙在日期上大做文章，不过是为了寻找迫使革命政权解散的借口；而黄钺在此问题上的反复辩驳，则表明了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的幼稚性。

在处理秦州问题上，甘肃省临时议会明确表示他不赞成秦州独立，但也不同意赵惟熙的武力解决方案，而主张和平解决。李镜清亲自多次致函黄钺，劝黄自动取消独立。黄钺在秦州独立之初曾声称自己“才德浅薄，暂肩兹任，一俟全甘大定，组织完备，即行取消。”²⁰后来，尽管黄钺为维护秦州革命政权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但毕竟兵单力薄，既没有坚强的群众基础，又无可靠的外援，在顽固派的武力压迫和省临时议会的和平劝诱的有形、无形的压力下，黄钺种种努力均告失败，不得不宣布取消独立，衔恨率部南归。

对于甘肃军政府而言，无论是武力绞杀，还是和平解决，都意味着这个革命政权的被埋葬。

临时省议会和平解决方案，客观上间接配合了反动势力的武力绞杀政策，起到了与武力绞杀相同的作用。作为甘肃进步势力的代表和省临时议会，虽然同顽固势力存在着种种尖锐的矛盾，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在对待秦州独立问题上，却不自觉地充当了顽固派的助手。这也体现了这个由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所组成的“民意”机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秦州问题按临时省议会的方案和平解决，对赵惟熙的威信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而李镜清的声望则因此骤增。秦州人以兵未临境，地方得免蹂躏，归功于李镜清议长，祀镜清于云山阁以为纪念。赵惟熙由此对李镜清十分妒恨。而围绕解决炮兵营“哗变”的问题，赵、李矛盾进一步加深。

× 1 1 ×

炮兵营是前清总督衙门专为防戍省会而创建的，隶属延威军。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王之佐等曾与炮兵营管带梁国璋相约起义。甘督赵惟熙以梁国璋思想倾向进步，借故将其撤职。炮兵营本因久不发饷，怨声载道，现见管带无故被撤，群情激愤，乘机以索饷为由，抬出大炮，封锁城门，准备哗变。赵惟熙无计可施，打算乘木筏由黄河上逃窜，士民绅商，惊恐万状。李镜清闻讯，单骑前往进行劝说，同时首捐二千以为倡议，号召捐助以解燃眉，并召集票号老板晓以利害，然后以省议会名义，借款支饷。当李镜清亲自把饷送到炮兵营营部后，官兵甚为感动，高呼“拥护李议长作都督”的口号，列队把李送出营门。炮兵营的“哗变”事件在李镜清的紧急措置下，圆满解决，使兰州人民免除了变兵骚扰之害。④此后，“拥护李镜清作都督”的呼声日高，赵惟熙的统治地位大有摇摇欲坠之势，以李镜清为首的甘肃进步势力与以赵惟熙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矛盾愈益深化，及至临时省议会弹劾赵惟熙案发生，二者矛盾达到白炽状态。

赵惟熙登上都督宝座后，为维护其地位，多方培植自己的势力，把自己的亲信，爪牙任意安插，位居要津，这就引起了在野官吏和长期得不到实缺的候补官吏的怨恨不满，他们组成“公益会”，多方搜集赵惟熙在各种措置中的贪污和不法事实，想借议会的力量推翻赵。当赵惟熙的门生，皋兰知事魏恩培超迁巡警道后，“公益会”召开“公民大会”，请李镜清到会旁听。会上揭发了赵惟熙任职以来招权纳贿，任用私人等十大罪状，要求省临时议会对此表态，李镜清当即坚

求把材料送交临时议会。当临时议会接到“公益会”的请愿书后，王之佐、水梓等人以事关重大，要求认真审查，慎重从事。李镜清则认为：“请愿书所列十大罪状，都有证有据，无庸审核。”立即提出弹劾案交付表决，并亲自拟电发出，请中央彻底查办。^{①⑤}

赵惟熙以及依附于赵的梁恩培等人恐弹劾案成立，自己地位不保，特别是当临时议会提出“议免各行供应，以经理财政轻弊恤民为急务”^{①⑥}提案后，更担心绝了财路，于是勾结地方上对李不满的人士（如以张林森、刘尔昕为首的原咨议局议员以及既得利益受损的官绅），利用狭隘的地方观念和民族成见，极力挑拨回族军阀马安良等人同李镜清的关系，煽动军队反对李镜清和临时省议会，借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

其实，李镜清与回族官绅本无大的隔阂。相反，李镜清一向重视处理好汉回关系。早在李自川返里后，即提出建立“汉回联合会”的主张。临时议会在李的主持下还特地提出了维持回族宗教，力谋汉回平等以及选派汉回士绅出国考察等提案；而且李镜清同回族将领马福祥、崔正午等的关系也一直不错。当省议会讨论安置由陕撤回甘肃的回军时，有人对回军存有疑虑，李镜清则认为：“回族近多达人，共和成立，决无他虞，若首发难，是公敌也。谁冒不韪取灭种祸？此话不断地被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歪曲，造谣说李镜清在议会上扬言”，欲灭回种^{①⑦}。回军统领马安良信以为真，由是对李镜清结下了仇恨。

当马安良从陕西乾州率部返甘，行至定西时，前往迎接的省防中路第二营营长李乃棠和壮凯军中路统领陈正奎向马安良挑拨说：“李镜清对长庚极不满意，指责长庚不该把甘肃库存的枪支完全^给了‘回贼’，给甘肃留下了祸根”。使马安良大为恼怒。在由定西到兰州的途中，马又陆续接见了一些来迎接的人，听到了不少关于李镜清的坏话，更增加了马对李的仇恨。李镜清对这一切却毫无所知，所以马安良抵兰时，李镜清随同众绅前往城外迎接并到马的公馆拜会。但马安良在回寓各绅时，^他未到李镜清处。(25)李也就不免产生芥蒂。

马安良自陕返甘后，权位日盛，几有左右甘肃政局之势，甚至对省临时议会的活动也多所干预，为李镜清不满。李镜清以神张民气推行新政，提出“裁兵节饷，防止军人干政”以反对马氏。后来，李镜清在议会上对马安良的精锐西军统马^帮麟在率部镇压宁夏起义时的焚杀淫掠的暴行，进行了种种指责，并请甘督严惩带兵人员。甘督赵惟祺为加深马、李裂痕，竟令其爪牙将议会咨文查办马麟的内容尽行透露出去。(26)遂使马安良同李镜清更加誓不两立。在一次在兰的甘肃文武官绅参加的集会上，马公开提出：“省议会议长不能由外县绅士担任，应由省内的‘山长’们（指张林森，刘尔^知）担任”并声明“我说的是临时议会的议长，至于正式议长，到以后的举后再说。”正式发动了倒李运动。(22)

临时省议会上书，中央，弹刻赵惟煦后，马安良等人立即借口“议会既将赵督弹刻，就应静候中央处理。在未奉到明令前，暂不宜

举行会议。”派兵把守议会大门，不让议员出入，使议会被迫停止活动。（28）

封建顽固势力封闭了甘肃省临时议会，还不善罢干休，马骥扬言：“李镜清不除，甘肃的回族就不能平安。”马安良对马骥表示：“这事你们斟酌去办，有祸我当，有福是你们大家的。”（29）但马骥等人不敢在兰对李动手，于是借端召开绅商大会，要李镜清出席答复，意在逐李出兰州。友人多劝李镜清离兰暂避，李镜清也深知自己处境的危险，但他毫无所惧，豪迈地宣称：“曾闻壮士该流血，岂有将军怕断头。”原咨议局^副议长，时为临时省议会副议长的刘尔炯闻讯后，冷嘲热讽地说：“杀身成仁诚壮士，然如省垣人士生命财产何？曷（不）出城流血？”文武配合，一唱一和，逼李镜清离兰。李在兰已难以立足，被崔正午派人护送归里。为防意外，有人劝李镜清移住当地驻军军营，但为李婉词拒绝。他说：“我李某为民办事，光明正大，未做半点亏心事，何惧之有？”不料在返里后不几天，即被暴徒刺杀于临洮家中。

李案的发生，激起了甘肃人民和甘肃省临时议会议员的公愤。赵惟熙装模作样地通令缉凶，并将临洮县县长撤职，最后以枪决一名嫌疑犯结案。省临时议会不服，派员专程赴北京，直接向袁世凯控告了马安良、马骥及其包庇者，李镜清的妹妹也在北京街头拦住袁世凯的车轿告状。但袁、赵一丘之貉，袁世凯只是

假意劝慰一番，即乘之高阁。李镜清案件竟不了了之。

李镜清之死，无疑是一件历史悲剧。从表面上看，悲剧的缘由似乎是个人的权力之争，其实不然。这实际上是要宪政，要前进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潮流同反民主，坚持封建专制，坚持复辟倒退的反动逆流的斗争。李镜清是一个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进步士绅，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他被历史推上了政治舞台。他凭借临时议会这一阵地，利用在这阵地上集结起来的进步力量向甘肃封建顽固势力发动了勇敢的冲击，为在甘肃实现民主宪政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甘肃近代革命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英名。（此文系李镜清嫡孙李守中提供）

注

①⑥《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6

②《甘肃咨议局议长张林森等致袁内阁转伍廷芳等反对共和电》（1911年12月），军机处档案。

③见赵星缘《甘肃藩司赵惟熙承认共和的经过》载甘肃被^{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

④⑤⑥⑦张作谋：《民元甘肃军政演变的概况》（稿本）

⑧水梓：《李镜清传》（稿本）现为李镜清嫡孙李守中所藏

⑨李玉寿：《甘肃早期报人聂守仁》，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⑩《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辑第35页

(9)(10)(11)(12)

(13)(15)(21)(23)(24)《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7。

(14)《恩格斯政变、拉萨尔》/1959年5月/8日。

(16)黄 钱《致兰州省议会》，《陇右光复记》之《书牘》第25页。

(17)(20)黄 钱：《陇右光复记》之《反正颠末》。

(18)关于秦州起义和赵惟熙承认共和的时间，说法与记载尚不一致。黄钱认定兰州承认共和是3月/5日，当在秦州起义后。《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的一些文章和《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均采此说。而袁世凯、赵惟熙则认定甘肃承认共和的日期是3月6日，因袁说系以收到电报的日期为据，当确。再则，赵惟熙之子赵星缘根据所存文件亦确认甘肃承认共和为3月6日。

(19)袁文总统批黄钱呈报独立情形文》

(25)(27)(29)冯培清《李镜清被刺记闻》、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28)水 梓：《民初甘肃省临时议会琐忆》、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更正：

临洮文史资料，总字第三期第七页，第十七行孟玉堂应更正为黄玉堂，第十九页第十五行晏球更正为晏琼英。

-17-